

马克思与心理学^{1)*}

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

王景和 林方 陈大柔 李沂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马克思逝世已经整整一个世纪了。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思想家,马克思给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留下了最珍贵的思想财富。马克思为人类制定的宏伟革命蓝图不仅包括客观世界的改造,而且包括人的主观世界的改造。这两方面的问题都是心理学应该分别着重研究的问题。心理学的任务不仅在于解释心理现象,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参加研究如何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促进人的主观世界的改造,或如何更有效地发挥人的实践能动性的问题。

在马克思逝世后的一百年中,我们兴奋地看到,马克思的学说已经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在他的学说的指引下,已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民族和人民,正在克服着重重障碍,胜利地向前迈进。在资本主义世界,现实也越来越清楚地表明,他的学说是科学的预见。尽管资本主义今天在一定程度上还能矫正自己的经济发展,但无法遏制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爆发;而资本主义社会以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和自由竞争经济学说为理论基础,其发展趋向必然造成对人类文明的根本威胁。这已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危机深刻化的表现。今天,世界上广大的被压迫人民和民族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各阶层中的开明之士已经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正如马克思早已阐明的那样将为人类新的合理理想所取代。

一个世纪前马克思逝世的时期正是近代心理学诞生之初。马克思虽然没有以专著形式系统地讨论过心理学问题,但他的哲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阐明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运动法则,从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实践的观点涉及到许多重要的心理学问题。特别是他关于人的概念,存在与意识的关系以及实践与心理的相互作用等论述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心理学思想。正如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指出的,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中都有独到的发现^①。我们看到,在心理学方面也同样如此。今天,当资本主义世界中人类应有的精神文明或道德观念日益受到威胁,当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革命理想、道德和纪律的建设已经提到重要日程上的时候,我们尤其需要认真领会马克思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学习他所留给我们的不少珍贵的涉及到心理学的思想,用来指导和改进我们的工作。人类需要马

1) 本文于1983年1月10日收到。

* 本文是在潘菽的建议下,由集体写成的,林方为执笔人,曾经过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基本理论研究室的集体讨论和修改。本文曾在今年二月中国心理学会举行的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座谈会上作为一篇主要发言稿提出。

克思。心理学今天尤其需要马克思。

一、关于人的概念

心理学是研究人自身的实质的一门主要科学。马克思从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观点出发所得出的关于人的概念,对于心理学研究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是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的统一,强调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人的社会本质的发展。

人是什么?对于这一问题可以有哲学上的抽象直观理解,也可以有生物学上的自然主义理解。心理学既要研究人的自然秉赋,又要研究社会生活对人的影响。因此,从心理学的角度研究人,主要是研究人的自然秉赋的基础,及其与社会文化的相互作用,和这种相互作用对人自身成长发展的影响。我们看到,正是在这样的问题上,马克思有他的独他发现,尽管他在这方面的观点散见于他在各个时期的著作中,但只要我们将它们连贯起来领会,仍然能够得出一个比较系统的认识。

首先,马克思对于人作为自然存在物的特点有明确的论述。他指出,人作为自然存在物是能动与受动的对立统一体^[5]。这就是说,一方面,人具有自然力,生命力、学习力、是能动的;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情的、思维的、对象的存在物,又是受动的、受限制的。人一方面有实现自己欲求的愿望,另一方面又不能不受外界的约束,因为他的存在和他的愿望的实现离不开他所需要的对象的保证。又由于人感到自己是受动的,所以他又是一个有情感、有意向的存在物。意志和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对象的本质力量。

但马克思不是象今天某些心理学家特别是弗洛伊德主义者和行为主义者那样认为人与一般动物并无本质差别。就人与一般动物的区别而论,马克思强调了人的社会本质和劳动创造能力。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曾明确肯定人的社会性,强调“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6]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指出,劳动创造是使人和一般动物相区分的起点^[7]。

马克思的这些基本观点引导到马克思对人类基本动机的看法。经济学和心理学都十分重视人类动机问题,马克思在讨论穆勒经济学的问题时曾经直接涉及人的动机或人的需要。在他早期的其他著作和中期、晚期的主要著作中对于这一问题也有明确的论述^[8]。概括地说,马克思认为,人的基本需要或动机可以分为三大类:生存需要,社会需要和劳动需要。他认为生存需要或衣、食、住行的问题不解决而空谈道德和爱以及科学、艺术的创造等是无意义的。但他预言,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时,劳动将成为人的第一需要。(见《哥达纲领批判》)。在马克思的人类动机系统中,劳动创造的概念具有十分重要的含意。作为人的基本需要之一,劳动创造是人的自由生命的表现,是人的个性特点的发挥,也是人的生活的一种乐趣。另一方面,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劳动创造能满足他人的需要,成为人与人联系的中介,又是人的社会需要的表现,因此,马克思说,通过劳动,“我成为你与类之间的中介人,你自己意识到和感觉到我是你自己本质的补充,是你自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而我认识到我自己被你的思想和你的爱所证实”^[9]。“因而在我个人的活动

中,我直接证实和实现了我的真正的本质,即我的人的本质,我的社会的本质”^{〔6〕}。就是说,劳动创造既是个人生命的表现,又是人的社会需要或社会本质的实现。它可以说既是人区别于一般动物的起点,又是人的动机系统中的核心因素。

以上是就劳动需要与社会需要的关系的说明,但除此以外,马克思又提出劳动还有另一方面的作用,即劳动作为“谋生手段”或满足个人生存需要的作用。作为一种动机或需要,劳动本身是人生的一种目的,但作为获取生存资料的必需,劳动又是一种手段。这里便有了自由劳动与谋生劳动的区分,使人的动机系统成为一种极其复杂的对立统一结构。人与社会文化的相互作用也就是人的这种复杂的动机系统与社会文化的相互作用。

但马克思对这种相互作用的理解却和今天许多心理学家的理解不同。马克思首先是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角度来看这种相互作用,或者说,他是把这种相互作用作为一种社会历史发展过程来理解。在马克思那里,作为个体的人与社会文化的相互作用是放在这种社会历史发展的宏观背景中考察的。脱离人类历史发展的孤立研究在马克思看来是既不足以解释人的心理发展,更不可能找到改造主观世界的正确途径的。我们看到,近几十年苏联学者曾阐发马克思的这些观点,并形成心理学中的文化历史学派,西方也有不少学者开始重视这方面的调查研究并已做出许多贡献,这些成就从思想渊源方面说则都应首先归功于马克思。

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在社会生产的初期,在人类社会物质生产还比较贫乏的时期,劳动的分工曾使劳动主要作为谋生的手段发挥作用。谋生劳动在心理学的意义上是人的生存需要和利己需要的表现,与人的社会本质的实现相对而言则是一种消极的作用。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指出,人与人的关系实际上已演变为一场斗争,结果是财富的逐渐集中,私有制的发展,压迫剥削和阶级分化的出现。这使人类的成长不可避免地表现为一种矛盾、斗争和曲折发展的过程。但马克思并不限于指出这一不可避免的斗争过程,他还着重指出这一斗争的必然归宿。这就是人类社会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斗争的推动必然由私有制过渡到公有制的建立。这一人类社会化的过程又必然会反过来影响人自身的改造和成长,使人的社会本质主要在心理上逐步发展成熟,达到自然与社会的统一。

二、决定论与能动论

当代心理学关于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还有所谓决定论与能动论之争。如果我们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的观点看问题,这种争论实际上只是一种各执一端的形而上学之争。

从辩证唯物论的观点看,马克思对于这个问题的提法是众所周知的,即: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存在。他在这方面的论述中也直接涉及许多重要的心理学问题。可以说,马克思既是以辩证唯物论的决定论又是以人的感性活动或人的实践的能动论来阐明人与环境的关系。

马克思曾以极其明确的提法表述他的决定论。他说:“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前一种观察方法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作是有生命的个人。符合实际生活的

第二种观察方法则是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作是他们的意识”⁽⁷⁾。

马克思早期就明确指出,私有制是人的本质贫困化的根源。后来,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又区分了人的“一般本性”和“特殊本性”,说明阶级社会中不同的生活决定着不同意识的形成⁽⁸⁾。这是马克思所说的存在决定意识的根本含意。马克思并由此得出那个著名的结论:“私有财产的扬弃,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但这种扬弃之所以是这种解放,正是因为这些感觉和特性无论在主体上还是在客体上都变成人的。”⁽⁹⁾这就是说,既然生活决定意识,要解放意识首先就要使生活从私有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存在决定意识的理论含有何等深刻的革命意义。可以说,马克思的决定论本身就包含着能动的涵义,以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和某些当代心理学家的观点对照,不难看出他们以机械决定论取代辩证唯物论的决定论是多么严重的谬误。例如,行为主义者关于人的行为的外因论实质上就是这样的一种机械决定论。它的谬误的根源就在于它是从片面的机械论的生物学观点出发,得出了人的机械操作和反应模式。尽管它也强调要改造环境,但得出的结论却不在于首先扬弃私有财产使人从私有观念和利己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是相反,强调了对人的行为进行机械式的控制。这种理论表面上看似也是一种决定论,但实际上仍然是从人的利己观念出发,并不真正理解这种利己观念首先是私有制的产物。因而只能说它是一种简单化的决定论或机械论,和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的决定论有实质的不同。

马克思一方面说明生活决定意识,另一方面又强调意识对生活的反作用。意识的反作用论就是马克思关于人的感性活动或实践的能动论(参看《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一条)从马克思的革命理论的精髓看,马克思更强调的是能动论。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¹⁰⁾在一定的意义上,一般的所谓决定论,只是一种解释世界的机械因果论,能动论才涉及改变世界的问题。这一点也应该是心理学研究的重点。当代心理学中,人本主义心理学强调人的能动性或自发性。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所说的能动性是脱离了决定论的能动性,和马克思所说的以决定论为基础的感性实践能动论也有实质的不同。马克思说过,“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¹¹⁾。又说:“无神论的博爱最初还只是哲学的、抽象的博爱。而共产主义的博爱则从一开始就是现实的和直接追求实效的。”⁽¹²⁾可见,自然界没有什么无源之水,人世上也没有什么脱离实际利益考虑的意识或绝对精神。爱作抽象思考的理论家往往认为把意识和利益联系起来就不够崇高和伟大,这其实只是一种幻想和虚伪,马克思一直是反对这种空谈和欺骗的。可以说,马克思理论的要害就在于揭露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从而使无产阶级认识自身应得的利益而奋起斗争。抽象的意识或脱离决定论的所谓自发论或能动论实际上只能是虚幻的、贫乏无力的东西。以决定论为基础的感性实践能动论才有真正的威力。而且,这种脱离决定论的能动论必然会引导到所谓意志自由的臆想。存在与意识,决定论与能动论应该是辩证的统一。

但马克思这里所说的利益不能理解为“细小的利益”或“利己的利益”,而应理解为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人类进步事业的利益。马克思在批判他那时的某些心理学家时曾明确地说:“大家知道,有一种心理学专门用琐碎的理由来解释伟大的事情。人们奋斗所争

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这种心理学由这一正确的推测得出了不正确的结论:只有‘细小的’利益,只有不变的利己的利益。”^[13](文中着重号是本文后加的)。这就涉及心理学特别是社会心理学中的核心问题——集体主义思想意识或献身精神的形成问题,并引导到我们要讨论的下一个题目,实践与心理的关系问题。

三、实践与心理

马克思关于实践的论述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最主要的一点是马克思的某些涉及社会实践与心理发展的关系的论述。

马克思曾肯定费尔巴哈关于人的本质或人的社会本质的自然基础的论述,但马克思强调人的社会本质只有通过社会实践才能成为现实*。马克思说:“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为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4]又说:“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5]

马克思的这一原理对于今天的心理学研究也同样适用。心理学研究中凡从观念论或二元论观点讨论人格问题或心理现象的最后大都要滑到神秘论方面去,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的讨论脱离了生活、实践。而在马克思那里,从实践的观点看,人的社会本质的形成和发展则并没有什么神秘而不可理解的地方。

首先,马克思说明,人的社会本质是和人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是和生活实践密切联系着的。马克思认为,活动和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来说,都是社会的,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因此,马克思说:“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说来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人的存在的基础。”^[16]

什么是社会实践?在马克思的讨论中,这主要涉及两大类概念,一为劳动实践,一为革命实践。这两大类实践都是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同时也是改造主观世界的实践。人的社会意识的发展和成熟正是这两大类实践的结果。

上文第一节援引的马克思关于劳动本质的一般论述可以说明,作为社会实践的劳动对于人的社会本质的实现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马克思说,劳动本身是人的社会本质的一种表现;我们则可以引申说,由于劳动是人的主要特性之一,社会本质要成为一种现实性,劳动实践则是主要的途径之一。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劳动不主要是指经济劳动,而且也指文化劳动,即指一切创造性劳动。

* 费尔巴哈曾说明人的本质或人的社会本质的自然基础为:(1)人是有意志的自然存在物,因而是社会存在物,这和只有个体感的动物不同;(2)以爱与友情为核心的社会意识是以人的感性为基础。这样,费尔巴哈就从根本上批驳了康德的先验道德观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论。对于费尔巴哈的这些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给予很高的赞誉,认为“费尔巴哈把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归结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不仅完成了对宗教的批判,而且也巧妙地拟定了对黑格尔的思辨以及一切形而上学的批判的基本要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77页)。

马克思所说的革命实践,常是指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马克思在批判空想社会主义理论时明确提出了革命实践的概念,马克思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16]关于革命实践,马克思有大量的论述,其中很大一部分直接涉及人的社会意识的发展或共产主义意识的形成问题。

上文提到,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必然要出现曲折。我们看到,在私有制条件下,一方面是现实的阶级分化和对立,另一方面是私有观念作为统治的意识形态对人的心理的普遍影响,形成了一种极其复杂的涉及主观和客观两方面问题的难解之结。这种状况,在马克思以前,哲学家们特别是空想主义者总是企图从理论上或人的主观认识上去解决。马克思则看出,种种矛盾与对立的解决,只通过思想上或理论上的解决是不可能完成的,必须依赖于人的实践,才能解决问题。因此,他强调:“这种对立的解决绝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一个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17]他并说明为什么这一涉及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复杂难解的问题,只有依赖于共产主义的行动才能解决,以及这种行动和“自我扬弃”的关系。马克思说:“人的生命的现实的异化仍在发生,而且人们越意识到它是异化,它就越成为更大的异化;所以,它只有通过共产主义的实际实现才能完成。要消灭私有财产的思想,有共产主义思想就完全够了。而要消灭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历史将会带来这种共产主义行动,而我们在思想中已经认识到的那个正在进行自我扬弃的运动,实际上将经历一个极其艰难而漫长的过程。”^[18]

但是,实践与心理的关系不仅是实践对心理的决定作用问题,而且包含着人的心理如何在实践中发生变化又如何反作用于实践的问题。这实际上也就是要说明共产主义意识如何在共产主义运动中逐步发展成熟的问题。马克思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也是极其重要的。马克思说:“当共产主义的手工业者联合起来的时候,他们的目的首先是学说,宣传等等。但是同时,他们也因此产生一种新的需要,即交往的需要,而作为手段出现的东西则成了目的。”^[19]

这就是说,共产主义运动需要交往、联合,而原来作为手段的联合的实践最终则成为人自身追求的目的。这种联合的意识最终便发展成为人的集体主义意识。因此,马克思又说:“当法国社会主义工人联合起来的时候,人们就可以看出,这一实践运动取得了何等光辉的成果。”“人与人之间的兄弟情谊在他们那里不是空话,而是真情。”^[20]

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所看到的这种共产主义精神的萌芽,在我国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实践中已经是大量的存在。不仅许多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这样做,而且许多先进分子也这样做。这是马克思上述理论的现实确证,也是人类心理发展的必然趋向。党的十二大提出要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进行精神文明的建设,核心问题则是革命的理想、道德和纪律。正确领会马克思的这些珍贵思想,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促进主观世界的改造,是我们心理学工作者的光荣职责。

四、关于心理学

马克思在哲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论著中不仅涉及人的概念和心理学思想,而且

直接阐述了他对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理解。这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心理科学的性质也是十分重要的。马克思说：“我们看到，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21]

有人认为马克思这里使用的心理学一词是指认识论说的，但如果联系马克思这一段论述的上下文和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的实质讨论，可以说这不只是认识论问题，而且也是关于心理学的科学性质的论述。

首先，马克思强调，心理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的科学，不能忽视对人的本质特征——劳动创造的研究。所谓工业的历史和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这里所说的人的本质力量首先就是指劳动和创造的力量。我们上文第一节中曾阐述马克思自己对劳动和劳动心理的分析，包括对劳动和人的社会本质的关系的论述，从中也可以看出劳动创造不仅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而且也应该是人类学和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马克思以上引文同段的最后一句找到马克思自己的确切说明。马克思说：“如果科学从人的活动的如此广泛的丰富性中只知道那种可以用“需要”，“一般需要”的话来表达的东西，那么人们对于这种高傲地撇开人的劳动的这一巨大部分而不感觉自身不足的科学究竟应该怎样想呢？”^[22]如果以马克思这一段评论对照今天的现实，难道不是可以说，今天的心理学研究也还是在“这一巨大部分”应该感觉自身有所不足吗？

第二，马克思是说明，心理学应该是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的统一。工业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示，正是我们理解人的本质的最好教材。马克思在随后的一段文字中对此有详尽的阐述。马克思指出，过去哲学与自然科学是彼此疏远的，是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才在两者之间搭起了桥梁。马克思并由此阐明，自然科学本身也通过工业改变了自己的方向，而同人的科学结合为一体。这就进一步批判了历史上长久以来就存在而今天仍然盛行的科学与信仰的对立。马克思说：“因此，自然科学将失去它的抽象物质的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而且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正象它现在已经——尽管以异化的形式——成了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础一样；至于说生活有它的一种基础，科学有它的另一种基础——这根本就是谎言”。^[23]

第三，马克思在这里还着重阐明，心理学应以对感性的研究为基础。工业作为人的本质的对象化，首先是人的感觉的丰富性的表现。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这里所说的感性不仅指五官感觉，而且指“精神感觉”。这与现代心理学中所说的感觉是有所不同的概念。马克思并特别强调社会的人的感觉不同于非社会的人的感觉。他指出，只是由于人的本质的客观展现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因为，马克思说，不仅五官感觉，而且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我们也可以称之为“综合感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这种感觉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即工业的存在，才产生出来。这就是说，社会的人的感觉的这种丰富性已远远超越了五官感觉有限的粗陋需要。^[24]

从以上说明中可以看出马克思为什么强调心理学要研究“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25]这里当然不是要心理学也如经济学那样去研究工业本身，或仅仅从工业“外表的效用方面”来理解工业，而主要是通过这种研究揭示人的丰富感性的奥

秘——即人的本质的奥秘。

在讨论了上述有关心理学性质问题的一些基本概念以后,马克思的结论是:感性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他说:“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象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26](着重点是本文后加的)。

马克思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做出的这一光辉预见对于今天的心理学研究非常具有现实意义,今天,全世界的心理学工作者都已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心理学应该不断扩大自己的视野,一方面要深入自然基础,一方面要面向社会,并正在这两个方向上不断取得新的研究成果*。然而,也许更重要的问题今天仍如马克思早已指出的,是如何使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两者彼此密切结合而真正变成一门科学,而不是各自东西,反向发展。

五、概观和展望

马克思的心理学思想是极其丰富的,他关于心理学性质的基本观点是非常精辟的,以上是仅就我们所见到的一些问题做出的局部讨论。当然,这里的讨论本身也只是一种不成熟的理解,还需要我国心理学工作者继续深入探讨。其他一些领域如马克思的发展观、系统观、以及他对语言与思维关系的论述等等也包含着极深刻的心理学思想,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

在马克思的哲学中某些与心理学有关的论述早于以费希纳和冯特为奠基人的近代心理学。虽然他对早期近代心理学没有直接的评论,但如果我们对两者的基本观点做一比较,两者在体系上的差别则是相当明显的。如上所述,马克思的哲学和心理学思想是在扬弃了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传统以后,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指导形成的,在体系上是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结合,对人的理解是自然与社会、决定论与能动论的统一,趋向于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的一致,因而能为我们提供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近代心理学以当时的所谓“经验科学”为依据,尽管宣称要摆脱哲学的束缚,但它的基本假设——心理物理平行论实际上仍然是以哲学二元论和观念论为指导,趋向于主观与客观的割裂,科学与信仰的分歧。因此,近代心理学发展中虽然在各个领域也取得了可观的具体成果,却不能不受理论上先天不足的限制而不断出现危机。特别是进入二十世纪,传统心理学由于对达尔文生物学和科学方法论的片面理解,曾在较长时期出现贬低人性和以动物实验取代心理科学的错误倾向而此种倾向至今仍未消失(但利用动物进行心理现象的生理机制研究还是必要的)。当代人本主义心理学虽然对此提出“抗议”,但它是以存在主义和现象学方法为依据,实际上仍然受限于近代心理学诞生之初的二元论出发点,并不足以克服当代心理学理论上的危机。

然而,历史上任何伟大思想家的学说总是遭到后人从各种不同立场做出不同的解释,马克思的学说当然也不例外。关于马克思的哲学与心理学思想,在国际哲学界和心理学界近年来引起过许多争论,特别是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所引起的争论更多,甚至涉及对马克思早期和后期思想关系的看法,出现了两种各执一端的理解。一种是把马克思后期所强

* 这方面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关于脑科学的心理学研究,包括环境因素对脑的组织和功能发育的影响、情绪和认知的关系等问题,以及社会心理学中儿童发展的社会化研究等等。

调的阶级论和早期提出的共产主义的人道主义对立起来,提出所谓的“认识断裂论”。另一种实际上是在马克思早期和晚期思想之间简单的划了一个等号,完全否认了马克思认识上的发展。还有一种理论提出所谓宁愿要“青年马克思”的说法,这实际上不过是“认识断裂论”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在当代心理学某些流派中也都试图从马克思的观点中寻找对自身观点的支持,并在不同程度上片面理解甚至曲解了马克思的学说,或有意回避了马克思理论的实质讨论。例如,把马克思的辩证法和唯物论对立起来,把决定论和能动论对立起来等等。马克思逝世已经整整一个世纪,而他的学说今天仍然引起如此广泛的反响,这本身便是马克思学说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佐证,但也从一个侧面向我们心理学工作者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即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和继承这一份宝贵的思想遗产?分别讨论上述各种错误倾向已超出本文范围,但我们以上的概括研究可以作为我们一种初步的回答。我们相信,只要联系马克思理论的革命实质,把马克思的学说作为一个包括哲学(涉及人类学、心理学、以及文艺理论等)、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有机联系的科学整体来看待,从中找出一条贯穿马克思一生的发展线索,而不是割裂马克思既不在学科组成方面也不在一生分期方面进行这种割裂,或既不以晚期否定早期,也不以早期否定晚期,更不断章取义各取所需,问题是不难澄清的。辩证唯物论心理学是前程远大的。

马克思逝世已经整整一个世纪了,但他的学说仍然青春常在,他的心理学思想也仍然青春常在。我们心理学工作者今天纪念他,既要认真领会他的学说的基本原理,又要不断以我国和世界各国心理学研究中一切理论和实践的珍贵发现丰富这一人类最伟大的思想宝库。

参 考 文 献

- (1)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恩全集》,19卷,374—376页。
- (2)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恩全集》,42卷,167—169页。
- (3)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恩全集》,3卷,5—6页。
- (4)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恩全集》,3卷,24页。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恩全集》,20卷,514页。
- (5) 马克思,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马恩全集》,42卷,5—42页。直接有关见24—25页。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恩全集》,12卷,733—762页。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恩全集》,19卷,15—35页。
- (6) 马克思,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马恩全集》,42卷,5—42页。直接有关见24—25页。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恩全集》,12卷,733—762页。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恩全集》,19卷,37页。
- (7)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恩全集》,3卷,24页。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恩全集》,20卷,30页。
- (8) 马克思,资本论。《马恩全集》,23卷,669页。
- (9)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恩全集》,42卷,123—127页。直接引语见124页。
- (10)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恩全集》,3卷,6页。
- (11) 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马恩全集》,2卷,103页。
- (12)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恩全集》,42卷,121页。
- (13) 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马恩全集》,1卷,82页。
- (14)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恩全集》,3卷,5页。
- (15)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恩全集》,42卷,121—122页。
- (16)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恩全集》,3卷,4页。
- (17)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恩全集》,42卷,127页。
- (18)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恩全集》,42卷,140页。
- (19)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恩全集》,42卷,140页。
- (20)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恩全集》,42卷,140页。
- (21)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恩全集》,42卷,127页。
- (22)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恩全集》,42卷,127页。
- (23)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恩全集》,42卷,128页。
- (24)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恩全集》,42卷,126页。
- (25)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恩全集》,42卷,127页。
- (26)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恩全集》,42卷,128页。